

王扶林 把古典名著写进中国电视史

有人说,作为导演有一部代表作都实属难得,而王扶林导演却创造了电视剧史上多个奇迹——他导演的9集电视剧《敌营十八年》,开创了中国电视连续剧的先河;执导的87版《红楼梦》、94版《三国演义》,接连成为中国电视连续剧史上的扛鼎之作……多年以后,年逾九旬的王扶林深居简出,游离于大众的视野之外,过着波澜不惊的晚年生活。但是,他的作品仍不时成为当下的热门话题。

“要忠实于原著”

王扶林与名著结缘,源自一次在异国的不期而遇。20世纪70年代末,他去英国考察,看到当地把文学名著拍成电视剧,回来后就提出:“莎士比亚的作品可以拍,我们为什么不能让中国古典作品见诸荧屏?”当时中国尚无改编名著的先例,他的提议只能暂且搁置。

但从那时起,改编中国古典名著的梦想,便在他心里扎下根来。1982年的一天,中央电视台领导找到他,问可以拍什么电视剧,王扶林脱口而出——《红楼梦》!没过多久,中央电视台台务会正式决定开拍《红楼梦》,把执导棒交给了王扶林。

接到任务,王扶林斩钉截铁地说:“要忠实于原著!”在他看来,改编是为了普及,首要的原则是不能损害原著精神,“不能把传统的‘经’给念歪了”。可是,当时改编没有先例,况且他只在年轻时粗略浏览过《红楼梦》。他心里有些打鼓。

他向台里请求解除日常工作,潜心研读原著,翻阅学术文章;还建议成

立顾问委员会,邀请王昆仑、沈从文、启功、吴世昌、吴祖光、周汝昌、曹禺等一批红学家和剧作家加入。“我们在动笔写剧本之前,光研究原著就用了一年时间。”

那时的王扶林,人前表现得干劲十足、信心满满;晚上回到家,盯着房顶,整夜失眠。“《红楼梦》的改编,事关文化遗产传承,千万不能搞砸了。”他信服“铁人”王进喜的处世哲学——没有条件,创造条件也要上。“总要有人第一个‘吃螃蟹’认准了就拼命向前。”

没有明星,全部起用新演员,《红楼梦》选角震惊了很多人,业内人士纷纷提醒王扶林,“明星的号召力不容忽视”。但他更看重的是,演员是否符合角色气质,不能什么都搞“名牌主义”,“黛玉进府时只有十一二岁,找年龄稍大的演员来演,就不是那个意思了”。

一切为了还原小说原貌。王扶林向台里申请10万元经费,举办两期60多天的培训班。他和编剧、监制从全国选出60名学员进培训班,大部分学员都名不见经传,有的甚至从没演过戏。

历时3年的拍摄,王扶林犹如一个木匠,贴着原著的纹路,对作品精雕细琢,精益求精。他记得有次搭建荣国府的景,府门前牌楼上写着“荣宁街”。搭完景,剧组请红学家们过来把关。红学家们看了一眼就说,错了错了!荣国府是弟弟,宁国府是哥哥,应是“宁荣街”。至今回忆起来,王扶林仍唏嘘不已:“没有红学家把关,就要留下遗憾!”

1987年5月,电视剧《红楼梦》引发全民追剧热潮,红学家周汝昌先生称赞说“首尾全龙第一功”,冯其庸先生认

为它是对小说“有史以来最大的普及”,至今已重播1500多次,成为几代观众心中无可取代的经典。

“必须拿出搞学术研究的态度”

有了《红楼梦》的成功,改编《三国演义》的导演工作又顺理成章找到他,“作为台里的一名导演,我义不容辞地接受了”。

改编的经历总算有了,但拍《三国演义》如同跨过另一座险峰,一切还要从零开始!他和5位分场导演仅研究剧本就花了8个月。有时一个小细节,就会争论很长时间。在“煮酒论英雄”一场戏中,曹操试探刘备是否有野心,他指着刘备,后又指着自已说:“天下英雄,惟使君与操尔。”改编者害怕观众听不懂文言文,就想改成“惟使君与曹操尔”。为此,剧组专门开了一次会讨论,最后决定不加“曹”字。“小说里的话,演员说起来很有气势。如果加了,就表现不出曹操的狂妄自大了。”

6个编剧、5个分场导演,84集电视连续剧、近4年拍摄周期,这样的情况下,想让改编的风格统一,难度可想而知。王扶林与主创人员从大处着眼,小处着手,既对情节走向有总体把握,又从剧本的细枝末节问题抓起,就这样一步一步完成了这部鸿篇巨制。1994年10月,《三国演义》开播,“万人空巷、争看三国”,中央电视台统计的总收视率达46.7%。

看似寻常最奇崛,成如容易却艰辛。在王扶林眼中,每次创作都是一次朝圣之旅,心中充满敬畏,脚下如履薄冰。“尤其对待名著改编,必须拿出搞学

术研究的态度。”

“没有导演架子”

2010年3月,中国电视剧导演工作委员会首度颁发杰出贡献奖,王扶林位列其中。颁奖词如此评价:“因为有了他,无论是太虚幻境,还是虎穴龙潭,无论是宝黛钗的曲终人散,还是刘关张的义薄云天,都成为我们不能淡忘的记忆。面对古老中国或是新生中国的往事,倾注信念和创意的表现,都曾为审美带来快感。”2015年5月,中国文联、中国视协授予王扶林中国电视艺术终身成就奖。

“一部戏的成功,不是一个人的功劳,而是集体的智慧。”王扶林反复提到,电视剧是一门综合艺术,导演是组织者和领导者,不能一人包打天下。导演最重要的素质就是团结全剧组人员,尊重他们的创造精神,把这一切吸收过来,融会在导演统一的构思中。

“没有导演架子”,这是剧组人对他的评价。在大观园办培训班,他骑自行车去。在剧组拍戏,他总是第一个上车,绝不让人等;准时开饭,不让大家饿肚子……生活中他对剧组人员关怀,但拍戏时又绝对严格。有次排练,饰演林黛玉的陈晓旭迟到,被王扶林当场“骂”哭。

作曲家王立平这样评价王扶林:“演员非常尊敬他,又多少有点怕他,宽严适度,以身作则,堪称楷模。与他交往30多年的剧组成员,都觉得他从来没变过,并且时间越久,越能感觉到他的人格魅力。”

据《光明日报》刘文嘉/文

营救稀世国宝《赵城金藏》

提起山西洪洞,许多人首先想到的是《苏三起解》或大槐树传说。其实,在这里有一座名叫广胜寺的古刹,论知名度也许不高,但却蕴藏着独一无二的文化瑰宝。

1937年9月的一天,一位特殊的“客人”住进了广胜寺的飞虹塔。特殊“客人”就是《赵城金藏》。《赵城金藏》是一个简称,它是“赵城县广胜寺金代版本大藏经”的意思。

佛教典籍卷帙浩繁,每过一段时间就需要进行整理,形成得到认可的典籍大藏经。在金朝,山西一位虔诚的女信徒发愿复刻“开宝藏”,金大定十三年(1173年)全部雕版完成,这便是“金藏”。到了蒙元,官府对“金藏”先后进行了两次补雕,允许各寺来京自行印刷,广胜寺在中统年间(1260年)派人进京印了一套,这便是《赵城金藏》的由来。

1933年,《赵城金藏》在广胜寺被发现。1936年,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曾派人到赵城,提出要以22万银元巨款买下《赵城金藏》,遭到广胜寺住持力空拒绝。1937年9月的一天,力空组织众人将《赵城金藏》从弥陀殿内转移到飞虹塔内。

1938年2月,日军占领了赵城、洪洞两县,他们有时会到寺内打听经书的下落,力空每次都说经书已经被运到外地了。

1942年春,日军告诉力空,日本人要派一个“文化考察团”游览广胜寺,而且要登飞虹塔。力空闻讯后十

分不安,登塔,这不就意味着《赵城金藏》的秘密要被泄露了吗?力空这时急欲得到别人的帮助,然而能够帮助他的人在哪里呢?在广胜寺北方的兴旺峪,这里有共产党的抗日武装和抗日民主政权。力空星夜兼程,一晚上赶了二十多里地,来到了兴旺峪。

《赵城金藏》的命运不仅牵动着当地百姓的心,也引起了在延安的党中央的注意。党中央指示太岳区、赵城县的党组织保护好《赵城金藏》。在当时的情况下,要保护好《赵城金藏》,使其免于被日本人抢走,只有转移出广胜寺一途。在敌人的眼皮底下转运四千多卷经书谈何容易,必须做好周密部署,为此成立了行动指挥部。

1942年4月27日晚,近二百人进入了广胜寺。亲历此事的太岳区二分区基干营一连指导员王万荣回忆:经书藏在飞虹塔二层一个镂空的大佛像内,这是一个十分隐蔽的藏书地点,他们凿开口子取出经卷,并用绳子捆好。战士们打开背包,解下绑腿,每人携带二十多卷,迅速地从寺院消失了。他们前脚刚走,日军后脚就闯进了寺中。

业界专家认为,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抢救,《赵城金藏》才有机会与《四库全书》《敦煌遗书》《永乐大典》并称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。原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曾言,《赵城金藏》已超越国宝,属于世界文化遗产。

据《中国纪检监察报》陈彧之/文

